

陶庵夢憶
燈瑣憶
合集刊

張岱 蔣坦 著

世界書局印行



陶菴夢憶總目

陶菴夢憶考

朱劍芒

序

王文儒

研雲甲編原序

自序

張岱

正文

張岱

原跋

伍崇曜

陶菴夢憶目錄

鍾山	一	燕子磯	一一
報恩塔	二	魯藩煙火	一一
天台牡丹	二	朱雲崧女戲	一二
金乳生草花	二	紹興琴派	一三
日月湖	三	花石綱遺石	一三
金山夜戲(附圖)	四	焦山	一四
笛芝亭(附圖)	五	表勝菴	一四
砦園	五	梅花書屋	一五
葑門荷宕	六	不二齋	一五
越俗掃墓	六	砂罐錫注	一六
奔雲石	七	沈梅岡	一六
木猶龍	七	响樓山房	一七
天硯	八	三世藏書	一七
吳中絕技	九	絲社	一八
濮仲謙雕刻	九	南鎮祈夢	一八
孔廟檜	九	楔泉	一九
孔林(附圖)	一〇	蘭雪茶	二〇

白洋潮	二〇	乳酪	三一
陽和泉（附圖）	二一	二十四橋風月	三二
閱老子茶	二二	世美堂燈	三三
龍噴池	二三	寧了	三四
朱文懿家柱	二三	張氏聲伎	三四
逍遙樓	二三	方物	三五
天鏡園	二四	祁止祥癖	三五
包涵所	二四	泰安州客店	三六
鬪雞社	二五	范長白	三六
棲霞	二五	于園	三七
湖心亭看雪	二六	諸工	三八
陳章侯	二六	姚簡叔畫	三八
不繫園	二七	爐峯月	三九
秦淮河房	二八	湘湖	四〇
兗州閱武	二八	柳敬亭說書	四〇
牛首山打獵	二九	樊江陳氏橘	四一
楊神廟臺閣	二九	治沅堂	四一
雪精	三〇	虎邱中秋夜（附圖）	四二
嚴助廟	三〇	麋公	四三

揚州清明……………四三

金山競渡……………四四

劉暉吉女戲……………四五

朱楚生……………四五

揚州瘦馬……………四六

彭天錫串戲……………四七

目蓮戲……………四七

甘文臺爐……………四八

紹興燈景……………四八

韻山（附圖）……………四九

天童寺僧……………五〇

水滸牌……………五一

煙雨樓（附圖）……………五一

朱氏收藏……………五二

仲叔古董（附圖）……………五二

噱社……………五三

魯府松棚……………五四

一尺雪……………五四

菊海……………五四

曹山……………五五

齊景公墓花磚……………五五

西湖香市……………五六

鹿苑寺方柿……………五七

西湖七月半……………五七

及時雨……………五八

山艇子……………五九

懸杪亭……………六〇

雷殿……………六〇

龍山雪……………六〇

龐公池……………六〇

品山堂魚宕……………六一

松花石……………六一

閨中秋……………六二

愚公谷……………六二

定海水操……………六三

阿育王寺舍利……………六三

過劍門……………六四

水山記……………六四

龍山放燈（附圖）	六五	蟹會	六九
王月生	六六	露兄	七〇
張東谷好酒	六七	閨元宵	七〇
樓船	六七	合采牌	七一
阮圓海戲	六八	瑞草谿亭	七一
蠟花閣	六八	瑯嬛福地	七三
范與蘭	六八		

秋鐙瑣憶總目

秋鐙瑣憶考

朱劍芒

蔣藹卿小傳

附錄

題錢塘蔣藹卿秀才秋林著書圖

李慈銘

賀新涼 秋林著書圖藹卿屬賦

關 鐸

原序一

魏滋伯

原序二

王文濡

正文

蔣 坦

陶菴夢憶考

朱劍芒

一 陶菴夢憶是遺民文學中懺悔派的作品

陶菴夢憶決不是憤懣派或樂天派的文學

古今不少遺民文學，就最著的講，像東晉覆亡後的陶淵明，采菊東籬，脩然物外，他除享受大自然的美景而感到無窮樂趣，什麼異族紛爭，什麼中原離亂，他已完全不問，只顧企求着世外桃源。所以他的作品是樂天派的遺民文學。像南宋覆亡後的謝皋羽和鄭所南，慟哭西臺，坐必南向，時刻在懷念着故國，所作文字，非常沉痛，幾於一字一淚，這却是憤激派的遺民文學。至於張岱的陶菴夢憶，係追記已往的盛會或勝蹟，含有不少感喟，恰似「白髮龜年，暢談天寶」，決不是樂天派，更不是憤激派。他的自序上既說：「持向佛前，一一懺悔。」我們就須認清「懺悔」二字，是他寫這部夢憶的唯一主旨，所以，竟可名之爲「遺民文學中懺悔派的作品。」後來曹雪芹的紅樓夢，雖非遺民文學，而實在也屬於這一派。

陶菴夢憶是警悟醉生夢死者的棒喝

作者經過了四十餘年繁華生活，結果，國亡家破，滿目淒涼，弄到披髮入山，甚至於想自殺，因感悟到已往的享受是罪惡，種了惡因，應得惡果，於是在佛前懺悔，懺悔其生平種種的罪惡。不過他所經歷的繁華生活，在承平時世，一般豪貴子弟，差不多人人如此，尤其是明末時候，東北已屢遭清兵侵略，川陝湖廣已常被流寇劫掠，而江浙各地，還是晏安酖毒，驕奢淫佚的風氣，日甚一日，試看清兵入關後，弘光帝偏安江南，尙且受阮大鍼的誘惑，醉心歌舞，不問國事，以至清師南下，立刻覆亡。可見當時江浙一帶，繁華已極，人民的醉生夢死，也達到了極點。後來樂極生悲，果然有「揚州十日」，「嘉定三日」等許多慘劇。但是，沒有被兵的地方，或者雖經兵火而受創不重的地方，雖則江山易主，景物全非，一般人還是抱的享樂主義，所謂「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陳亡後的現象如此，明亡後的現象何嘗不如此！作

者的陶菴夢憶，不單是自己懺悔，實是替亂離後的大衆懺悔。醉生夢死的人們中，也許有讀到此書而自己感悟，那就不能不說此書是當頭棒喝了！

二 作者夢憶中所歷的完全是浪漫生活

作者的浪漫生活
是怎樣養成的

浪漫生活，不一定是豪貴公子的生活，不一定是少年才子的生活；貧困無聊或不諳文字的人，也許過的是極浪漫的生活。但我們要知道：豪貴公子和少年才子，假使不受到家庭的嚴厲束縛，此種浪漫生活，實最易養成。古今來投身在浪漫生活中的，豪貴公子和少年才子，總居大多數，那就是很顯著的證據。陶菴夢憶作者，就他的家世講，確是個豪貴公子；就他的藝能講，也算得是個少年才子。偏偏他的祖父和父親，都是極風雅人物，祇知佈置園林，搜羅珍玩，並不怎樣束縛他；書中有不少處載的，他常隨侍祖父或父親出遊，那就可見他在家庭中是最得到家長寵愛的。他的仲叔葆生，且和他一同鬪雞，認真賭博，像這種絕無束縛的家庭，怎能不養成他的浪漫生活呢？

遊歷是作者浪漫生活的中心

凡是過慣浪漫生活的人，大都喜歡遊歷，決不願老是坐守在家裏。不過窮年累月，專事遊歷，而其宗旨在考訂山經，詳辨水脈，那是抱有遊癖的學者所爲，不能即認爲浪漫生活；否則像徐霞客，躑躅三十年，馳騁數萬里，忍飢擔寒的遊歷，真可算得獨一無二的了。我們如何只認他是個學者，決不稱他的生活是怎樣浪漫的？陶菴夢憶作者，雖好遊歷，論他遊踪所至，地方也很有限，那裏比得上徐霞客？但是他名勝的地方愛逛，絕小而不著名的地方也愛逛。夢憶八卷計一百二十餘則，而記遊歷的竟占三分之一，所以，無疑的認他的浪漫生活的中心是遊歷！

三 夢憶中包含作者享樂時期的一篇自傳

先介紹一段
作者小史

陶菴夢憶的作者張岱，在中國人名大辭典內，記得非常簡略，祇有下列幾句：

張岱，劍州人，僑寓錢塘。字陶菴，自號蝶菴居士。有西湖夢尋。

這篇小史的過於簡略，別的不去管他，只是把他的許多著作單列一種西湖夢尋，竟連陶菴夢憶都漏掉，幾乎要使人錯認陶菴夢憶是另一人所作。我們要考究他生平，僅憑這寥寥數句，當然是不滿足的。

在各篇序文中所得的參考材料

陶菴夢憶的自序上，有下列幾句：

陶菴國破家亡，無所歸止，披髮入山，賦職爲野人。故舊見之，如毒藥猛獸，惕息不敢與接。作自輓詩，每欲引決，因石匱書未成，尙視息人世。然瓶粟屢罄，不能舉火……因想余生平，繁華靡麗，過眼皆空，五十年來，總成一夢。

研雲甲編的原序上說：

陶菴老人著作等身，其自信者尤在石匱一書……老人少工帖括，不欲以諸生名。大江以南，凡黃冠、劍客、緇衣、伶工，畢聚其廬……老人家龍阜，有園亭池沼之勝，木奴杭秫歲入緡以千計，以故鬪雞、臂鷹、蹴鞠、六博、彈琴、劈阮諸技，老人亦靡不爲。今已矣，三十年來杜門謝客，客亦漸辭老人去。間策杖入市，人有不識其姓氏者，老人輒自喜，遂更名曰石公，又曰蝶菴。其所著石匱書埋之鄉壤山中。

伍崇曜的跋語上，更有「按岱字宗子，山陰人」兩語。我們彙集以上許多材料，他的表字，別號，家世，技能，行爲，著作，以及晚年狀況，已可得到一個大概。所懷疑的，他是山陰籍而人名辭典上所說他是劍州人，那實在是辭典上的錯誤。

夢憶中有一部分是作者的自傳

夢憶自序上曾說：「不次歲月，異年譜也。」換句話說，便是不依年月先後，雜記個人已往的經歷。所以，書中所載的雖是方言巷詠嘻笑瑣屑之事，而總有作者的許多自傳文字。茲就各條中有關於自傳方面的，歸納如下：

張宗子的家世 他是個宦家子弟，他的高祖做過太僕寺卿，曾祖得有「文恭」特謚。他的祖父和父親，都喜收藏書籍古玩。他的仲叔做過揚州府同知，外祖父做過壽州的州同。祖父在時，喜講究聲伎，多養珍禽。父及叔父，以精治飲食著名。

張宗子的藝能 他有文學天才，在十六歲時，已工作駢文。他又精究音樂，能彈琴，工製劇曲。騎術亦極有工夫。

張宗子的嗜好 他的嗜好極多，如聲色之娛，大都由豪華的家庭養成。積聚遺書，也是他嗜好之一，并可認為祖先的遺傳性。他更有一種特殊嗜好，那便是飲茶了，書中所載：「楔泉、蘭雪、茶陽和泉閱、老子茶、露兄等幾篇文字，津津有味，真可抵得一部陸羽茶經。」

張宗子的交游 他的交游極廣，尤其在寄居秦淮、桃葉渡的時候，因得姚簡叔介紹，與京中諸勳戚大老，繆納、高人名妓，一一相交。看他牛首山打獵一則所記，除和一班豪貴子弟，還帶了許多姬侍，如顧眉、董白，不用說是秦淮、豔史上最著的名姬，便是王月、李十，也曾列名於板橋雜記中的所謂麗品。龔定盒詞云：「安得黃金三百萬，交盡美人名士。」像宗子生平，確乎享受過人生所不易得到的幸運與豔福，而足以誇稱於後世的。

張宗子的游踪 他雖喜歡遊歷，決不像徐霞客那樣的遊法，這在前面已經說過。茲就夢憶中所見，他的遊歷區域，雖跨浙、蘇、魯、皖四省，而所到過的，也不過是杭州、甯波、海寧、嘉興、普陀、南京、蘇州、鎮江、揚州、曲阜、泰安、宣城等十餘處名勝地方。大致除了本鄉紹興外，杭州、南京、蘇州、揚州各地，寄跡的時期比較長久，記載的景物風俗，所以亦格外多些。

四 從夢憶以外所考得的作者詳細家世

一種最重要而有關係作者家世的著作

研雲甲編序文，祇說陶菴著作等身，而除石匱書以外，並未將許多的書名寫出。最近周作人先生在橫社重刊的夢憶上，也有篇序文，說是他所見過的，在夢憶以外有於越三不朽圖贊、鄉媛文集、西湖夢尋三種；又曾見過一卷他所選的冰雪文、鄉媛集和冰雪文，現在已不易搜求。夢尋一書却常見，三不朽圖贊有民國七年紹興印刷局的重印本。我們翻閱這部重印的三不朽圖贊，作者詳細家世，便可完全發見，因為書中所列越中一百九位名賢，他的高曾祖三位祖先，和仲叔葆生，以及外曾祖父朱金庭相國，完全在內，有圖像，有小傳，有贊辭，如此詳細，真像張氏一部分的家譜，尤妙的前面附有一篇乾隆郡志文苑傳，陶菴家世以及一生歷史，記得最爲完備。所以，凡讀陶菴、夢憶而欲深究作者生平的，此書亦頗有一讀價值。

三不朽圖贊及文苑傳所載的陶菴家世

三不朽圖贊理學第七人張文恭公，即作者曾祖。名元忭，隆慶五年狀元，著名理學家，爲王陽明再傳弟子。他雖是五品官，因援照羅洪光（嘉靖間狀元，官至左春坊左贊善，卒諡文莊）予諡的前例，卒後特諡文恭。功業第二人張內山，爲文恭父，作者高祖。名天復，嘉靖間進士，有極大武功。文學第五人張雨若，爲文恭子，作者祖父。名汝霖，萬曆間進士，官兵部郎中；去官後再起，任江西布政使參議。後因岳父朱金庭（名廣）當國，迴避不再做官。畫藝第二人張葆生，名爾葆，爲作者仲叔，曾中副榜，特奏爲揚州郡司馬。著稱畫家，與董其昌、李流芳齊名。再據文苑傳所載，作者於六歲時即隨祖父至杭州，明亡後避亂剡溪山中。所著有西湖夢尋、快園道古、奚囊十集等書十餘種。別成石匱書，記明代三百年時事。六十九歲時，自營生壙於項王里。卒年九十三。（從夢憶中推求，作者生於明萬曆二十五年，卒時當爲清康熙二十八年。）上面所載，不但明白了作者的詳細家世，所享年壽，以及自營的葬地，兼又發見他兩種著作的名稱，這真是一件極欣慰的事，假使能把這許多種遺著，一齊搜集，對於作者的事實思想，當然在考據方面，要添加不少材料，這祇能期待於他日了！

五 夢憶中所表現作者的個性

作者在少年時代所具有的書獃氣

作者生當明季，雖未列名復社，多少也受到些談忠說孝，提倡志節的影響；何況他的會祖元仲，又是王陽明嫡派理學大家。後來編成這部越中三不朽圖贊，什麼「供之塾堂，朝夕禮拜」，什麼「激發意氣，砥礪勉旃」，在他自撰的小敘中，充滿着連篇道學話，本也算不得奇特。像夢憶中所記談風談月，灑脫非常，才是他真性情的暴露！不過我們讀到岫壠山房一則，不免要笑他在少年時代，總帶有書獃的習氣，試將此則的後半摘載如下：

一日，緣溪走看佛口口罵楊髡，見一波斯坐龍象，蠻女四五獻花果，皆裸形，勒石誌之，乃真伽像也。余椎落其首，並碎諸蠻女，置溺溲處以報之。寺僧以余爲椎佛也，咄咄作怪事，及知爲楊髡，皆歡喜讚歎。

所謂楊髡，就是發掘南宋諸帝陵墓的楊和尚楊璉真伽，固然是千載下受人唾罵的一個殘暴惡僧。不過把他的塑像頭顱椎落，還要置在便溺處，這和西湖上岳廟前所鑄秦檜等幾個跪地反縛鐵像，一般無知識人到此參觀，總要在鐵像上拉一回屎，可稱得無獨有偶了！明嘉靖間，沈鍊因疏劾嚴嵩謫官，他就縛了幾個草人，寫上嚴嵩等姓名，令子弟們用作箭垛，後來被嚴嵩得知，竟把沈鍊殺害。這一回事，誰能不說沈鍊的書獃氣；而夢憶作者把楊髡塑像污辱，以爲代替前代帝王報復，他的書獃氣，真比沈鍊尤其可笑了！

作者有遺傳的迷信根性

夢憶中有不少處表顯作者迷信的傾向，最著的如造遙樓一則，記他的先人求嗣，獲得金丹一粒，給他母親吞服，果然得孕，他的所以產生，完全是神仙「有求必應」的效驗。鬪雞社一則，他說：「唐元宗以酉年酉月生，好鬪雞而亡其國，余亦酉年酉月生，遂止。」這和愚夫愚婦因生肖屬牛而終身不食牛肉，又有甚麼分別？再有阿育王寺舍利一則，所記自己向塔縫中瞻禮舍利，得見白衣觀音小像，素一生一無所見，是年八月竟死，亦可謂迷信之至！他的祖父嘗建築表勝菴，他的家中，又設有乩壇，那麼，他的所以

迷信實在是一種遺傳習性了！

六 夢憶一書在文學方面的技巧

夢憶中紀遊文字
可與袁中郎媲美

不是性情瀟灑而具有文學天才者，決不能作短篇而出色的紀遊文字。柳宗元、永州八記是紀遊文中最著名的，而牠的妙處，全在乎短篇有味。像清代方苞作的遊雁蕩記，沈何人能辨別的。明季能作短篇有味的紀遊文，當然要首推袁中郎；能和袁中郎媲美的，也只有陶菴。夢憶中所刻的若干篇，可當得「短篇有味」一個評語。因此，遊歷是作者浪漫生活的中心，紀遊文是作者文學表演的脊梁。這句話，我想決不至完全錯誤的！

描寫景物動作都
是作者的特長

夢憶中描寫景物，莫妙於西湖香市、西湖七月半、品山堂魚宕諸篇；使我們讀了當時的情景，宛然在目，這不能不說文學方面的特殊技巧了。最有趣的，要算柳敬亭說書一則，試摘其一段如下：

余聽其說「景陽岡武松打虎」白文，與本傳大異。其描寫刻畫，微入毫髮，然又找截乾淨，並不嘮叨，嘮夫聲如巨鐘，說至筋節處，叱咤叫喊，洶洶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內無人，晷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甕皆瓮瓮有聲……

雖寥寥數句，柳敬亭說書時摹擬武松威武形態，都一齊顯現；不是柳敬亭，決不能盡情刻畫武松沽酒時的神情，不是作者，決不能盡情刻畫柳敬亭說書時的神情；換句話說，我們讀到這一段，好像真在聽柳敬亭說書，好像真見到武松吃酒。柳敬亭的一張嘴，和陶菴的一枝筆，也可說是「並足千古了」！

原书空白页

序

陶菴夢憶單行本。予於老友黃摩西處得之。會刻於吳門。魯魚亥豕。不可辨識。茲特重校一過。按是書雖屬小說。而於有明一代掌故。間有稱述。諷刺贊美。出以詼諧。讀民愴桑之感。時旒露于字裏行間。行文亦曲折有致。學作紀事小文者。似可奉爲師法。不僅爲茶餘酒後之消遣品也。

民國二十二年四月浴佛日吳興王文儒書於海上藝廬。

研雲甲編原序

陶菴老人著作等身。其自信者。尤在石遺一書。茲編載方言巷詠嘻笑瑣屑之事。然略經點染。便成至文。讀者如歷山川。如覩風俗。如瞻宮闕宗廟之麗。殆與采薇麥秀。同其感慨。而出之談諧者。與老人少工帖括。不欲以諸生名。大江以南。凡黃冠劍客。縉衣伶工。畢聚其廬。且遭時太平。海內晏安。老人家龍阜。有園亭池沼之勝。木奴秔秫。歲入緡以千計。以故門雞臂鷹六博蹴鞠彈琴劈阮諸技。老人亦靡不爲。晚歲杜門謝客。客亦漸辭。老人去。間策杖入市。人有不識其姓氏者。老人輒自喜。遂更名曰石公。又曰蝶庵。其所著石匱書。埋之鯽蠟山中。所見夢憶一卷。爲序而藏之。

按此書刻于硯雲甲編。又刻於粵雅堂叢書中。硯雲係不全本。粵雅版亦燬。故付手民排印之。黃摩西識。